



劍橋七傑都是出類拔萃的精英，家道富裕，聰敏過人，各有特長，亦各有不同的貢獻。章必威做了幾件令人難忘的事。他的佈道方法極新穎和吸引羣眾。抵達中國後，他出外巡迴佈道時，經常喜歡舉起一片大葵葉，釘在一條木棒上，好像一把大葵扇。上面寫著「天國近了，快當悔改」八個大字的簡明警句，吸引了不少羣眾，改變了千百條生命。

摯友意誠牽思路

主愛輕撫動心弦

章必威獻身事主，出國傳道的心路歷程與幾位摯友有相同的情況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慈母的心意，不想反抗又難以順服。施達德、杜明德、杜西瑟的母親都是愛子心切，

老是期望自己的兒子早日學成，而且飛黃騰達，光宗耀祖，最好能造福大眾。在劍橋一班同學中，影響章必成最大的可算是施達德，因為章必成的姐姐希露丹已經和施達德的哥哥金那斯頓訂了婚，並訂於一八八四年聖誕節前結婚。以施、章兩家過從甚密。施達德為了去中國卻怕傷了母親的心而天天不樂時，章必成聞訊也是耿耿於懷，一旦自己也要決定投入天國的偉業，去中國傳道，相信母親也會反對的。雖然他知道自己的母親對神的工作很熱心，也多次鼎力支持慕迪來英國開佈道會，但是當她面對去中國的劍橋大學生就是自己的愛子時，她的心境又會如何呢？

施達德是個有遠見和富影響力的人，兩個哥哥都是伊頓書院 (Eton College) 的高才生，他們的父親是個富有的茶葉商人。一八七五年，慕迪來英國開佈道會時，他們的父親蒙恩得救，生命有了很大的改變，成了「一位虔誠火熱的基督徒」，對三個孩子的影響頗深。施達德所受的屬靈感染最大，對慈父的教誨也曾經這樣在日記中寫著：「我現在知道重生的意義了。從前我覺得聖經枯燥無味，現在卻成了不可或缺的靈糧。」

施達德在一八七九年進入劍橋聖三一學院，與章必成、何斯德、司米德三人同為新生，只是施達德聰穎過人，技藝出眾，連續四年都在劍橋板球隊。到一八八三年底，施達德仍保持幾年來全國板球員的第一把交椅。章必成對他非常敬重。尤有進者，一八八三年，章必成離開了聖三一學院，進了瑞理學院。不久又遷到倫敦，協助慕迪的佈道工作，就在這期間，經常把何斯德、司米德和杜明德介紹給內地會的領袖，但是章必成自己並沒有一種強烈的呼召要去中國。和這班摯友來往，

總是有影響的。有一次青年聚會中，章必成看到一本小冊子《一個奇異而真實的故事》，以寓言方式來描寫宣教區的實況，他細讀之餘，深受感動，好像是個有需要的宣教工場在向他招手，又像個崇高的使命在向他挑戰。到了施達德要去中國的消息一傳開，先前擔心家人反對的憂慮已迎刃而解，心靈的掙扎亦有聖經的印證而平伏了。施達德一家的風波成為一道喜樂的泉源，一位屬靈長者穆爾對施達德為人評價極高，他認為施達德這個青年有個「蒙福的靈程與特殊的經歷」。另有一位大學生，聽過施達德和司米德作見證之後，曾經這樣描寫：「聽了這幾位靈裡的百萬富翁講話，『犧牲』這兩個字似乎有了新的意義。」還有一位伊頓學院的同學看到施達德的板球前途正如日方中，突然宣布放棄錦繡前程，說：「這簡直不可思議。」

各方面的反應，章必成都看在眼裡。其實在大學二年級開始，施達德已經和司米德商議要切切為章必成禱告。有一段時間，每天晚上二人相聚同心禱告十五分鐘。這種友情、關懷、愛護和提拔是人間少見的，難怪章必成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底和施達德、司米德兩人

到牛津大學工作六天後回到劍橋，心中的抉擇力量越來越強。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始在瑞理學院的亞歷山大廳舉行了一連串聚會，由院長親自主持，講員就是戴德生，主題是「中國內地會及其他海外宣教工場」，特別提到「將自己降服在神聖主人的手下，祂能滿足僕人的心」。施達德和章必成在這周聚會中先後作見證，明確地述說神的恩領，奠定了去中國傳道的道路。

一條生命何寶貴

全部獻上不遲疑

當章必成決志前往中國傳道之後，得到的都是正面、良好的支持和鼓勵。章必成還記得小孩子的時候，戴德生剛創立了中國內地會不久。他在英國各地推動海外宣教工作，自己和其他宣教士都穿上中國服，拖著長辮子，教英國小孩子如何用筷子，把許多中國民族風土習俗向大家講解，最重要的信息是強調中國千萬生靈還未能聽聞福音。多年來在章必成心中常常浮現出中國人需要福音的景象，所以劍橋七傑宣布同心去中國傳道的時候，章必成的反應非常熱切。離英前幾個月，他們都四出宣傳，請求資助。章必成也付上很大的代價，他身材高大，臉頰紅潤，富有幽默感，口才和司米德一樣，聲音宏亮，能言善道，引人入勝。劍橋七傑去中國的消息傳遍了英國，有一家基督教報刊提出一個長而有趣的問題：

「這些人身為大學生的划船校隊、板球隊隊長、皇家炮兵隊軍官、騎兵隊軍官，共同放棄了錦繡前程，投身在只有憑信心才能見其榮耀的戰場上，對一般庸碌之輩而言，預期之報酬委實太渺茫了，以前哪裡見過這種事發生呢？」

對章必成來說，去中國傳福音，救靈魂是一場屬靈的戰爭，正如撒迦利亞先知所言：「不是倚靠勢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，方能成事」（亞四 6），所以他把一生全部獻上，遠涉重洋，為主而活。

長途跋涉傳主愛

赴湯蹈火救亡魂

在赴華途中，章必成寫了好些動人的報導，而且都是充滿感謝和讚美。當船到香港後，他寫道：「『榮耀歸於真神，祂成就大事！』這首聖詩最能描述我們的心聲……下午五時一個聚會在市府劇場舉行，由於急速，無法廣發通知，赴會者恐怕不會太多；但是出乎

意料之外，參加者非常踴躍，有些青年人還是首次參加這種聚會。我們深深感到神的大能。」

他還說有朋友帶他去拜訪幾個家庭，深入了解當地的民情，又有機會和一些駐港英軍作見證。最後，在報導中還提出了一點救靈的呼喊：

「有一點是不能不提的，就是如果一些有聲望的基督徒肯從英國來拜訪這個殖民地港口，成就必定會更大。為何那些有威望的牧師不到這裡來呢?.....」抵達上海後，章必成陪同施達德、杜明德、杜西瑟三人由上海乘船向漢口出發。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，他寫信向戴德生報告出發後三個星期航行的實情。他寫道：「四月十六日星期四清晨，我們抵達漢口.....我們安排了星期五、六、日一連三晚聚會.....來參加的西方人士大約五十多位.....星期日晚上的聚會最顯出神的權能，好些人分別作見證，還有一位決志信主.....我來到中國還不到六個星期，但所到過的地方比那些住了許久的人還多。沿著揚子江我們向上游走了六、七百里，飽覽中華大地的美景。最令我滿足的是有機會和五十多位內地會在中國的宣教士接觸，使我更深入了解他們不同事奉的崗位和需要。」

章必成在中國的事奉，大部分是巡迴佈道和培訓工人。因他喜歡旅行，縱然艱辛難受，他也不介意。有一次和戴德生一起出去，在外面走了數十天，他在日記裡寫了這一段：

「在炎熱的天氣中走了將近一千里路，經過市鎮、鄉村，住在中國客棧裡，每天向羣眾傳福音。」

初期大部分時間都在山西太原，有時趕不及回到市鎮天便黑了，兩人便和衣睡在路旁。有時，過河水急，章必成把戴德生放在背上，大步把他送到河的那邊。有時大雨滂沱，衣服鞋襪濕透，找到客棧後，把濕衣放在灶前烘乾。有一次客店主人迷信，看見衣衫四掛，會觸怒灶神，向章必成大發雷霆，幸好戴德生夠經驗，苦口婆心作「和事老」，才把一場小風波平息下來。

在中國內地旅行佈道，經常買不到食物。戴德生滿有經驗和幽默感。有一次出外，走路十分辛苦，飢腸轆轆，戴德生邊走邊唱：「感謝主賜給我們這些飲食。」章必成聽見就睜大眼睛問：「飲食在哪裡？」戴德生笑答：「離這裡不遠，我們的父親知道我們肚子很餓，祂會快送早餐給我們吃。等飲食來到時，你必須先謝飯，我馬上就可以吃。」話剛說完，遠遠走來一個賣米飯的小販，兩人痛快飽餐一頓。肉體飽足之外，心靈更加暢快，充滿感謝和讚美。

這些佈道之旅，不單為章必成增加了許多實際的佈道經歷、人生哲理，更豐富他的靈命資源，擴大了福音的異象。他的中國語進步神速，確是一日千里。工作之餘還抽空寫作，把戴德生主講的稿件編成了《蒙福的日子》一書，供西教士和同工閱讀。

中國內地會的工作，在中國內陸不斷發展，需要更多宣教士來華傳福音。一八九〇年，戴德生在上海主持第二次宣教士聯合會議，呼籲五年內有一千位新的傳教士來華傳道。除了在美國設立一個美洲分會外，內地會還希望在澳洲設立一個分會，招募人才。翌年七月，戴德生帶著章必成到澳洲訪問。行將六十歲的戴德生，有年青力強的章必成陪同，舟車勞頓也不覺得疲倦，而且收穫甚大。

他們到處推動「中華歸主」運動，鼓勵牧師、信徒去中國傳福音。半個月內，招募了六十多人願意獻身到中國傳道，金錢奉獻更是源源而來。章必成親眼看見這些神蹟，心中大受鼓舞。

除了協助戴德生旅行佈道外，章必成自己也經常外出，到山西、河南等處道。

後來因四川方面的需要，章必成到了四川與蓋士利一起同工多年，除了對當地的宣教士有大大助益外，還深受當地民眾的愛戴。由於他能用高雅、通俗而流利的華語講道，有時還被錯認為是地道的中國人。

在四川期間，章必成收到一個壞消息，他在英國的大哥病重，但一大筆遺產沒有兒子可繼承，想把它交章必成。不過，條件之一是要章必成放棄海外宣教工作，

回英國幫忙經營房地產生意。章必成婉拒了這個要求和極大的餽贈。這事亦可見他成熟的靈命，堅決的事奉，救魂的熱誠，並非金錢、財富可以使他動心的了。

章必成在中國的事奉，並非一帆風順，也經常受欺凌。有一次，來華七年後，他和蓋士利在四川順慶府工作遇到暴動，土匪把他們從家中拖到城外，不准入城，然後在一條小船上，受盡欺凌和侮辱。蓋士利的房子也被拆掉。但是還有許多市民喜歡聽他們傳福音，講耶穌。

戰雲滿佈返英國

隨軍服務遍他鄉

一九〇〇年，義和團之亂爆發，許多西教士被殺，僥倖逃生者也被逼離開。章必成舉家回到英國，但是心仍愛中國。義和團事件停息後，章必成在一九〇二年又從英國返回

中國，繼續在四川東部巡迴佈道，直到一九一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醞釀時期，重返英國，並在英國按立為牧師，專心牧養教會。大戰期間，參加軍中牧師行列，隨軍到過希臘、俄國各地工作。戰後，還在英軍聖經研讀會中事奉，有機會在英國各地推動福音事工。

生時全心為天國

死日遺體葬中華

章必成的次子後來加入了中國內地會，還被派到中國事奉。章必成雖身在英國，心中仍盼望有機會到中國訪問，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曾三度來華。一九二九年，在中國土地上與闊別了十八年的朋友、會友重聚，對他是多麼的興奮；又眼見兒子蒙主選召，步上後塵，行將踏入古稀之年的老父，心懷是何等安慰。

一九三五年，七十五歲的老牧師，再度到中國訪問，體力依然健壯，長途跋涉亦不知疲乏。一九三九年，他第三次重回中國，和一團西教士從英國經越南到四川重慶寶寧宣教站與兒子見面。十月初冬，由於年紀老邁，安然在中國去世，享壽七十九歲。兒子深覺老父親一生為主，熱愛中國，就決定把父親遺體葬在中國。